

8 澳門與內地的融合進程：機遇與挑戰

鄭宏泰 尹寶珊

引言

旅客大軍壓境，再次「攻陷」旺區。[2月2日]下午新馬路、議事亭、大三巴等多處遊人如鯽，觀光、購物、搵食樣樣齊，部分路段插針不入，舉步維艱，有旅客反問居民為何本澳會有如此多人……由於人流太多，警方下午三時許，首度在新馬路實施單向人流管制措施，加派人手協助維持秩序，治安警察局領導層到場視察，整體秩序良好。（《澳門日報》，2014b）

旅客大軍「攻勢」未減，繼續壓境！昨日[2月3日]年初四大批旅客來澳度歲，不少人被拱北口岸人龍嚇窒，「一窩蜂」轉陣經路環蓮花口岸入境，高峰時一度「逼爆」大堂，口岸公交需求突增，有的士「冚旗」開天殺價……截至晚上九時，有卅九萬一千三百多人次經各口岸出入境，其中內地客佔廿一萬六千多人次，經關閘出入境仍最多；香港客出入境約五萬六千八百多人次。（《澳門日報》，2014a）

以上兩則新聞，報道 2014 年 2 月初春節期間澳門出現的萬人空巷場面，警方因而史無前例實施人潮管制，這顯示幅員細小的澳門，面對內地旅客蜂湧前來時，情況十分嚴重，亦給普羅市民的日常生活，帶來諸多不便，但澳門居民對此未有強烈反應。反觀與澳門近在咫尺的香港，同樣長期面對相同問題，大街小巷人流如鯽，增添交通、房屋及生活等成本，爆發一浪接一浪的「反赤化」、「驅蝗」、「光復」及要求減少內地旅客的行動（《明報》，2014；鄭宏泰、尹寶珊，2014）。為何澳門居民對內地旅客抵澳消費觀光——兩地融合的其中一種行為——較為容忍接納，沒如香港般出現高呼「本土優先」或抗拒兩地融合的浪潮呢？本文希望利用過去較被忽略、近年已極受重視的主觀指標（subjective indicators）數據，從區域整合的角度，提綱挈領作出一些初步分析和討論。

澳門回歸與區域整合

區域整合並非新鮮事物，但直至二戰之後，本來四分五裂、攻伐不斷的歐洲，才開始採取結盟融合的方法，甚至落實歐元政策，其成果廣受國際社會關注。至於其他推動區域整合與貿易往來的組織及協議，除眾所周知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當然還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和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促使眾多國家排除困難、收窄分歧的基本信念或動力，在於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間接或無形的效益，明顯又與以下考慮有關：合作與交往有助消瀾矛盾、減少磨擦和衝突，從而創造利益共享、甘苦與共的氛圍或現實（Healey, 1995; Mattli, 1999）。

作為中國南隅蕞爾小島的澳門，1557 年走進歷史的轉折

點，1999年主權回歸，則標誌着澳門另一歷史時刻（黃啟臣，1999；鄧開頌、謝後和，1999）。前者是從中華大地獨一無二地「走出去」，成為國際社會注目之地，後者則「融進來」，開創一番新的區域整合。自港澳分別進入過渡期，如何強化與內地經濟、民生交融的問題，一直受官方和民間關注，探討者亦為數不少（廣東港澳經濟研究會，1994）。到兩地回歸之後，中央政府於2003年宣布了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及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計劃（安民，2004；胡軍、劉少波、馮邦彥，2005；饒美蛟、李思名、施岳群，2006）。為強化港澳與內地（尤其珠江流域一帶經濟體）的交往融合與優勢互補，還先後拍板支持有助提升區域連結的道路網絡，如港珠澳大橋及高速鐵路網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08），至於開發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廣州南沙新區，以及珠海橫琴等重大發展項目，更成為國家的重要策略（國務院辦公廳，2014），吸引中外投資者注意。

在這個史無前例的開拓合作、優勢互補的整合大潮中，幅員細小而優勢有限的澳門，碰到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若我們以一些客觀指標（objective indicators）量度，澳門回歸以後，在區域整合方面無疑已取得突破發展，特別由於內地居民港澳個人遊（俗稱自由行）政策的推出及逐步深化，以至進入甲午馬年後，出現前文提及的「旅客大軍壓境，再次『攻陷』旺區」、「部分路段插針不入，舉步維艱」，甚至要「首度在新馬路實施單向人流管制措施」。

究其原因，首先源於整體經濟的表現。回歸前夕，澳門經濟發展停滯，失業問題嚴重，回歸後不久，即在內外有利因素交疊下，活力得以發展起來。以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為例，1998年澳門人均GDP為127,386元（澳門元，下同），回歸之初只輕微轉變，但自2003年起，則由148,182元增加至2007年的282,962元，再到2011年的536,178元及2014年的

表 1：澳門的人均 GDP 與勞動市場轉變，1998–2015

	人均 GDP (澳門元)	人均 GDP 實質變動率 (%)	勞動力 參與率 (%)	失業率 (%)
1998	127386	-5.7	65.9	4.6
1999	121363	-3.5	65.5	6.3
2000	125271	5.0	64.3	6.8
2001	126107	2.1	65.0	6.4
2002	134181	7.8	62.6	6.3
2003	148182	10.3	61.2	6.0
2004	186776	23.7	62.2	4.9
2005	204607	3.8	63.4	4.1
2006	238057	7.9	65.7	3.8
2007	282962	9.2	68.6	3.2
2008	312149	0.2	70.7	3.0
2009	318611	1.2	72.3	3.5
2010	419153	25.6	72.0	2.8
2011	536178	19.0	72.5	2.6
2012	603484	5.3	72.4	2.0
2013	692458	6.5	72.7	1.8
2014	713143	-5.2	73.8	1.7
2015	574790	-22.8	73.7	1.8

注：GDP 以當年價格按支出法計算。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1996–2016, 2016b:40, 46, 2016d）。

713,143 元；1999 年回歸至 2014 年的 15 年間，增幅高近五倍，可見澳門經濟動力的強大。經濟發展充滿動力，自然會令勞動市場變得活躍，勞動參與水平顯著提升，如失業率在 1998 年時為 4.6%，回歸後曾持續攀升至 2000 年的 6.8% 高水平，之後逐步回落至 2003 年的 6.0%、2007 年的 3.2%、2011 年的 2.6%，然後是 2014 年的 1.7% 新低水平（表 1）。正因經濟發展突出，

自 2010 年，澳門已躍升為世界上人均 GDP 最高的城市之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3; Moonen and Clark, 2013; The World Bank, 2016），令人豔羨不已。

令澳門經濟充滿動力的源泉乃博彩業。眾所周知，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博彩業一直是澳門的「龍頭產業」，不但提供舉足輕重的財政收入和就業機會，亦吸引境外旅客及投資。回歸後，政府於 2002 年開放博彩業，令之出現脫胎換骨的變化，核心是產業開放與自由行政策之間的奇妙結合（Zheng and Wan, 2014）。我們從表 2 可清楚地看到，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佔據關鍵地位。自產業開放後，博彩業不斷壯大，其在 GDP 的比重，由回歸前約三成，大幅上升至 2013 年的 63.1% 和 2014 年的 58.3%，顯示其在澳門經濟的地位無可替代。在博彩業蓬勃發展帶動下，博彩稅收自然水漲船高，如 2000 年時，博彩稅總收入只為 56.47 億元，14 年後已飆升至 1,367.10 億元，升幅超過 23 倍。因此，博彩稅收佔公共收入的比重亦不斷擴大，由 2000 年的 36.8%，攀升至 2014 年的 84.5% 歷史高位。由於博彩業極為活躍，由此直接產生的就業職位亦持續增加，如 1998 年時只有 1.18 萬人從事博彩業工作，到了 2015 年，此數字已倍增至 8.35 萬人。當然，若從博彩業就業人數在整體勞動市場所佔比重看，這數字並不出眾，但若從博彩業的興旺帶動了周邊旅遊、服務及娛樂餐飲等行業而言，其貢獻則不容低估，有「一榮皆榮」的重大效應，顯示其作為澳門經濟「龍頭產業」的突出角色。由於博彩業自開放後持續取得佳績，自 2006 年起，澳門超越了一直穩居世界「賭城」一哥地位的拉斯維加斯，登上了全球博彩城市的最高峰（新華網, 2006）。

必須承認的是，令澳門博彩業蓬勃發展的，不是本地居民，而是境外旅客，內地居民（尤其是自由行旅客）更是澳門回歸以來的主要客源。從統計數據，我們不難看到，在 1998 年時，總入境旅客為 694.85 萬人次，回歸後持續迅速增長至 2002 年的 1,153.08 萬人次、2008 年的 2,293.32 萬人次及 2015

表 2：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不同層面所佔比重，1998–2015

	博彩業佔 GDP 比重 (%)	博彩稅總收入 (百萬元)	博彩稅收佔公共 收入比重 (%)	博彩業就業人口 (千人)
1998	31.4	5118	32.9	11.8
1999	30.2	4767	28.1	12.5
2000	33.3	5647	36.8	13.2
2001	35.2	6293	40.2	14.6
2002	38.0	7766	51.0	14.1
2003	42.3	10579	57.6	15.4
2004	46.2	15237	63.9	22.9
2005	43.3	17319	61.4	30.8
2006	40.9	20748	55.8	42.6
2007	44.5	31920	59.4	62.6
2008	47.3	43208	69.4	65.3
2009	50.0	45698	65.4	61.6
2010	59.2	68776	77.7	62.8
2011	63.0	99656	81.0	70.1
2012	62.9	113378	78.2	78.8
2013	63.1	134382	76.4	83.3
2014	58.3	136710	84.5	83.5
2015	—	89573	77.1	83.5

注：博彩業佔 GDP 比重含博彩中介業，數字為以當年生產者價格計算的增加值總額佔 GDP 的比重。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2001:349, 351, 2016a, 2016b:90–91, 2016c)。

年的 3,071.46 萬人次。在旅客中佔最大份額而增長又最為急速的，是內地旅客。在 1998 年，內地訪澳旅客為 81.68 萬人次，佔總訪澳旅客的 11.8%，2002 年上升至 424.04 萬人次（佔 36.8%），之後的 2008 及 2015 年，更增至 1,161.32 萬人次（佔 50.6%）及 2,041.06 萬人次（佔 66.5%）。自 2003 年底推出自由行政策後，以此方式訪澳的人次，更屬內地旅客中的最大類

表 3：內地旅客佔澳門旅客比重，1998–2015

	總入境 旅客 (人次)	內地 旅客 (人次)	內地旅客 佔總旅客 比重 (%)	自由行 旅客 (人次)	自由行旅客 佔內地旅客 比重 (%)
1998	6948535	816816	11.8	—	—
1999	7443924	1645193	22.1	—	—
2000	9162212	2274713	24.8	—	—
2001	10278973	3005722	29.2	—	—
2002	11530841	4240446	36.8	—	—
2003	11887876	5742036	48.3	—	—
2004	16672556	9529739	57.2	3518752	36.9
2005	18711187	10462966	55.9	5331419	51.0
2006	21998122	11985617	54.5	5905477	49.3
2007	26992995	14866391	55.1	7165203	48.2
2008	22933185	11613171	50.6	6586403	56.7
2009	21752751	10989533	50.5	4809878	43.8
2010	24965411	13229058	53.0	5486173	41.5
2011	28002279	16162747	57.7	6588722	40.8
2012	28082292	16902499	60.2	7131904	42.2
2013	29324822	18632207	63.5	8059627	43.3
2014	31525632	21252410	67.4	9566435	45.0
2015	30714628	20410615	66.5	9519317	46.6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歷年）。

別。在 2004 年，這類別旅客佔內地旅客的 36.9%，之後曾一度增加至 2008 年的 56.7%；後來，中央政府略為收緊政策，令其比例在俟後各年一直維持在四成左右（表 3、表 4、圖 1）。由於博彩及各種旅遊設施的持續投入與提升，澳門對世界各地旅客的吸引力亦不斷增加，根據歐睿信息諮詢公司的 2014 年「全球 100 個旅遊目的地城市排名」（Top 100 City Destinations

表 4：港澳自由行旅客的比較，2003–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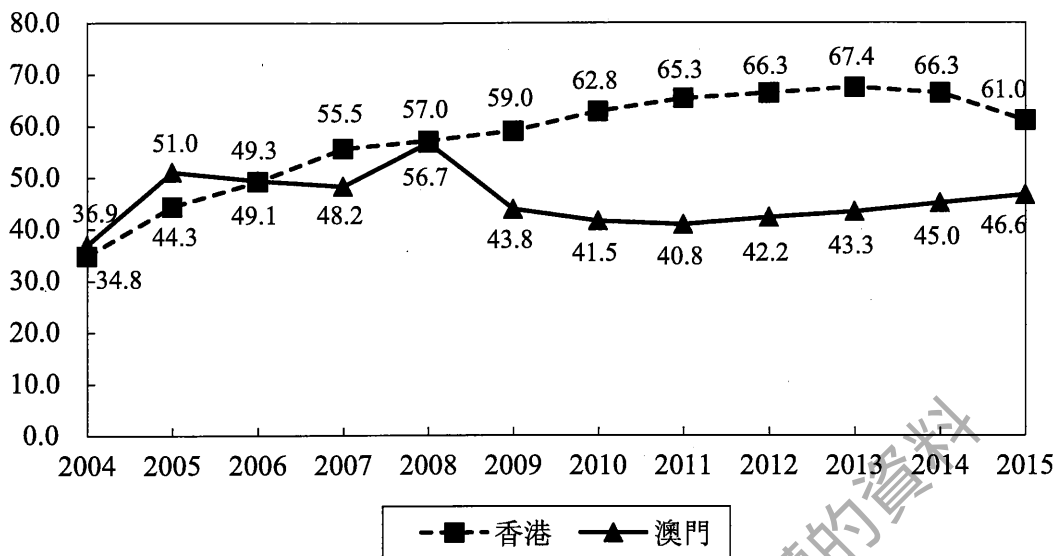
	香港			澳門		
	內地 旅客 (人次)	自由行 旅客 (人次)	自由行旅客 佔內地旅客 比重 (%)	內地 旅客 (人次)	自由行 旅客 (人次)	自由行旅客 佔內地旅客 比重 (%)
2003	8467211	667271	7.9	5742036	—	—
2004	12245862	4259601	34.8	9529739	3518752	36.9
2005	12541400	5550255	44.3	10462966	5331419	51.0
2006	13591342	6673283	49.1	11985617	5905477	49.3
2007	15485789	8593141	55.5	14866391	7165203	48.2
2008	16862003	9619280	57.0	11613171	6586403	56.7
2009	17956731	10591418	59.0	10989533	4809878	43.8
2010	22684388	14244136	62.8	13229058	5486173	41.5
2011	28100129	18343786	65.3	16162747	6588722	40.8
2012	34911395	23141247	66.3	16902499	7131904	42.2
2013	40745277	27464867	67.4	18632207	8059627	43.3
2014	47247675	31335433	66.3	21252410	9566435	45.0
2015	45842360	27942111	61.0	20410615	9519317	46.6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歷年）；香港旅遊發展局（2016:8）。

Ranking)，澳門高踞第六位，僅次於香港、倫敦、新加坡、曼谷和巴黎（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6）。

當然，有人或者會質疑，由於內地經濟發展仍處較低水平，所以旅客數量雖多，但人均消費未必高。針對此點，我們不妨以人均消費數據作說明。表 5 乃內地旅客與全體旅客的人均消費數據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內地旅客的人均消費，無論是購物消費、非購物消費，或是總體消費，均較全體旅客的人均消費為高，顯示內地旅客在刺激澳門消費及經濟發展方面，充當着極為重要的力量。舉例說，在 1999 年，全體旅客的人均非

圖 1：港澳自由行旅客佔內地旅客比重，2004-2015 (%)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歷年）；香港旅遊發展局（2016:8）。

購物消費和購物消費各為 819 元及 554 元，而內地旅客的相關消費為 1,115 元及 1,546 元；到了 2015 年，全體旅客的人均非購物消費和購物消費維持在 902 元及 762 元，內地旅客的相關消費則維持在 913 元及 1,051 元；在總體消費方面，在 1999 年，全體旅客的人均數為 1,373 元，內地旅客則為 2,661 元；到了 2015 年，全體旅客為 1,665 元，而內地旅客為 1,965 元。即是說，內地旅客無論在非購物消費、購物消費，乃至總體消費方面，均較全體旅客高，可見內地旅客其實乃高消費群體，與我們過去以為內地經濟仍較港澳落後，消費應不太高的想像有別。

單從以上一些簡單的客觀數據，我們已可清晰地看到，回歸以來，內地旅客大量湧入，而澳門經濟之充滿動力，源於這股「融進來」的區域整合力量，其成果有目共睹（張軍，2007）。然而，就如錢幣的兩面，在大街小巷人頭湧湧、經濟欣欣向榮圖像的背後，亦暗湧處處，黑工、青少年犯罪、樓價飆升、旅客抵澳超出承載力，乃至生活成本日漲等問題，交替出現，令不少矛盾和怨憤逐漸浮現，甚至變得尖銳，最好的說

表 5：澳門內地旅客與全體旅客消費狀況比較，1998–2015（元）

	全體旅客		內地旅客		人均消費	
	人均非購物消費	人均購物消費	人均非購物消費	人均購物消費	全體旅客	內地旅客
1998	842	550	1108	1688	1392	2796
1999	819	554	1115	1546	1373	2661
2000	754	612	839	1561	1367	2401
2001	811	577	1087	1561	1389	2648
2002	829	625	1062	1593	1454	2655
2003	834	685	1093	1754	1518	2847
2004	885	748	1201	1790	1633	2991
2005	851	672	1221	1856	1523	3078
2006	863	747	1143	2071	1610	3215
2007	945	692	1152	1928	1637	3080
2008	1027	702	1378	2193	1729	3571
2009	983	633	1122	1918	1616	3040
2010	745	773	749	1290	1518	2039
2011	817	801	809	1239	1619	2048
2012	950	914	1008	1377	1864	2385
2013	1033	998	1113	1450	2030	2563
2014	1005	953	1037	1317	1959	2354
2015	902	762	913	1051	1665	1965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歷年）。

明，莫如遊行示威的頻密爆發，及抗爭手法的漸趨激烈（余永逸，2010）。舉例說，自 2006 年起，當遇重要紀念日子（如國際勞動節、回歸紀念日或國慶節等），各類遊行示威常此起彼落，某些社會抗爭甚至吸引過千人參加，個別示威更曾演變成「警民衝突」，轟動中外（Zheng and Wan, 2014:135–37）。

澳門與內地融合進程中，因為經濟急速膨脹，衍生連串社會問題，對此，不少客觀統計數據如物價指數、罪案率、工商業意外傷亡數目及黑工被捕人數等，能清楚紀錄並說明有關變化，但還有不少不易被量化的生活素質，如人身安全、家庭和諧、人際關係、鄰里信賴、居住環境及社會公義等，在急速發展或融合過程中遭到擠壓、破壞，甚至被犧牲，既少有被納入經濟行為作為考慮因素，亦缺乏科學數據支持，於是，雖然受到社會大眾關注，但缺乏相關的學術討論，本文的分析，希望能從主觀指標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和解釋。

研究方法

因應博彩業開放與自由行政策出台後澳門經濟急速發展，社會同時急劇蛻變的問題，澳門特區政府委託港澳學者成立研究小組，於 2005、2007 及 2009 年在澳門進行了三次「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研究」入戶調查，以瞭解普羅大眾在不同生活層面的觀感與取向，從而建立主觀指標體系，讓政策制訂者、學術界人士、社會關注團體，乃至一般市民，對民情民意及社會現狀，有較全面的掌握和認識。

調查利用結構式問卷，透過上門家訪，以面對面的形式搜集資料。調查的總體，乃定居於澳門、擁有澳門居民身分證，以及年滿 18 歲的居民；調查範圍限於澳門半島和氹仔，不包括路環區（因居住人數比例很少而且零星分散）；調查的樣本均為概率樣本。研究小組採用多段分層抽樣法抽取受訪者。首先是以分層抽樣法，在澳門半島和氹仔六個堂區抽選居住單位，其次是利用隨機表抽選住戶，最後是利用基什網格（Kish Grid）抽選受訪者。2005、2007 及 2009 年的三次調查中，各完成有效問卷 2,060 份、2,062 份及 2,020 份，回應率是 70.7%、69.3% 及 71.3%（表 6）。